

平凡人生

陪母亲住院

□王章勇

自从走出校门踏进军营，我就再也没有在老家长住过。二十多年来，偶尔回去，也是匆匆来去，聚少离多。这一次，我怕父亲去世后母亲再伤心过头，执意把她接到新疆某部住上一段时间。

也许是南北气候差异太大，母亲来队不久，便患上了严重感冒，且伴有牙痛。以前，母亲自诩身子骨是铁打的，轻易不上医院看，而这回，她没有执拗。我想，母亲的病情定然严重，便连回单位更换便装都来不及，立即匆匆陪母亲到新疆沙雅县医院看病。这一年，母亲八十岁，我四十四岁。这一次，是自己人生第一次陪护母亲住院，心中无限酸楚。

经检查，母亲患的是急性肺炎，得长时间输液。时间久了，母亲想上厕所，我便一手提着输液瓶，一手搀扶着母亲的胳膊，缓缓挪动着送她走过走廊。这时，经过的病房里，就传出声声赞许：你看军人就是不一样，真孝顺。这老太太命好，真幸福！

母亲听后，心里很是欢喜，似乎病痛也减轻了许多。但我知道，母亲在娘家和婆家都排行老大，一生操劳，任劳任怨，我的悉心陪护，母亲应该是希冀了好多年。

母亲没有文化，但她对国与家的理解，远胜过我们读书人。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病危那年，正值我在前哨巡逻，无法通信。后来，直到父亲过世的第四天，我才从天山深处果边防连赶回老家张家界，但遗憾的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可母亲没有半点责怪，只是含泪说：边防事大，家里事小，别怪章勇。

父亲去世后，我坚持每周给母亲打几次电话，明显感到母亲思儿更加急切。后来听姐说，只要哪天没接到我的电话，母亲就会站在村头向西北方向眺望，似乎料定儿子的音讯，已经在路上传播。有一次到溪口镇赶集，母亲竟然不自觉径直向火车站走去，那是因为，溪口镇火车站是我当兵上车的地点。母亲这是在强烈地思念他远在大西北的么儿啊！

是夜，母亲躺在医院病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如小时候生病的我。微黄的灯光下，病床上的母亲显得更加憔悴，更加瘦弱，一时间我不禁心头发酸，泪在眼眶打转。

您年老体弱，这该死的病，怎么不生在我身上呢？！我说。母亲听后，很不悦：只有病在儿身上痛在娘心里，哪有反过来说的？

小时候，但凡我生病，母亲总会说：我儿从小体弱，这该死的病，怎么不生在我身上

母亲渐渐睡着，我却全然无眠。开始想起往事里的点点滴滴。

母亲始终有一颗善良仁爱的心。记得小时候，只要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母亲总是第一时间给邻里乡亲送去尝尝。有时借了别人家的平升筒（一种量米器）米，还回去时总要把米多堆出个尖尖来，她常说：人家借给你的是诚信和良心，少借足还，再借不难。正是这些淳朴的分享和礼尚往来，让原本冷清贫苦的小山村生活，充满了乐融融的大家庭温暖，而母亲，就是这传播善良和温暖的种子。

母亲常讲，做人一定要将心比心。上世纪八十年代，因村小学并入乡中心完小，我便开始住校。有一次，娘冒雨穿着露出脚趾头的破胶鞋给我送米，同学们嘲笑母亲穿得比叫花子还差。我竟然因一时虚荣，回家大发脾气，抱怨母亲丢了我的面子。此后，母亲来学校再也没有穿过那双胶鞋，人也打扮得得体面了很多。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实在幼稚可笑极了！还有一次，家里刚杀了年猪，母亲第二天就给我送去上好的荤菜。由于还未下课，母亲对着我用手比划，示意东西就放在窗台上，可当我下课再去取时，不知道是哪位好吃佬先我拿去了。我气得回家哭鼻子，但母亲不仅没有埋怨，反而安慰我：就当送人吃了。因为在母亲看来，东西丢了不要紧，而学生上课是不能随便打扰的大事。

母亲出院后，看我实在太忙，说什么也不愿再待在部队了。于是，我只好暂时把母亲安顿在阿克苏市侄儿家，因为那里还有和母亲一起来的哥哥，可常陪她说话。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那次陪母亲住院后竟然成了永别。就在此后的周末清晨，突然接到哥哥的电话，说母亲因心脏病猝死经医院抢救无效，走了。

母亲在世时，每次走亲戚，对具体拿哪些礼物都会精心分配，最怕厚此薄彼。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一生满是艰辛，从来没说一句埋怨的话，一想到这些，我就泪如泉涌。

母亲啊，难道您就不怪儿子在外多年，只回家陪您过过几次春节的大不孝吗？您不是答应过我，要回老家再种点苞谷再喂些鸡，等我转业后再好好说上几宿心里话吗？怎么就一个人先走了呢？

我的心中，满是自责与悔恨。母亲从来都不曾责怪过我。总说家里有哥哥姐众亲，我在外干的是国家大事、苦事、要事，大爱无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想，母亲一定还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我多么多么想再含泪倾听。

学费

□子安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女儿今年上小学了，正享受着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每当看到她在学校里快乐地学习、成长，我总会想起自己当年上学时的情景，心中不禁感慨万分。

那时，父亲常常为了几百元的学费四处凑钱，那份辛苦和心酸，我至今仍历历在目。每次开学前的那几天和开学后的两周时间里，家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气氛，我们都能感受到父亲的辛苦和心酸。

那时候，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为了让我和弟弟能够接受教育，他白天在田里劳作，晚上还要去打零工。即使是在炎炎夏日，他也要在烈日下汗流浹背地干活；即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他也要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地工作。可是，尽管生活如此艰辛，父亲从未抱怨过，他总是笑着告诉我们：只要你们能好好学习，将来有出息，这些苦都是值得的。

记得有一次，学校已经开学一周了，而我和弟弟的学费却还没有着落。父亲为了筹集这笔钱，四处奔波向亲戚朋友求助。可是，由于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借给我们。最后，父亲只能去找那些关系并不亲近的人借钱。那些人看到父亲满脸愁容的样子，有的甚至嘲笑他：你家这么穷，还让孩子上学干什么？不如早点出来打工挣钱吧！面对这样的嘲笑，父亲却始终保持着微笑，他说：我知道我们家现在很穷，但是我相信，只要孩子们能够接受教育，将来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父亲在四处奔波了好几天之后，终于凑齐了那笔学费。当父亲带着满满的一沓钞票回到家里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仿佛所有的辛苦

和劳累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当他把钱交给我时，我看到了他满头的白发和满脸的皱纹，心中不禁涌上一股愧疚之情。我知道，这些钱里有父亲很多的辛酸，可他为了我们能够接受教育心甘情愿受苦受累受嘲。从那以后，我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读书十分努力，心想，我必须考上一所好的大学，以实现父亲的愿望。

如今，国家的教育政策越来越好，义务教育已经普遍实施。女儿可以在家门口的好学校接受优质的教育，不再需要像我们当年那样为学费发愁。这样的大好时光，让我想起了父亲的感叹：要是早些年有这样的政策就好了。我想，这是无数像我父亲一样的人所期待的。他们曾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无尽奔波，为儿女非常不容易地铺就了一条通往知识的道路。

如今的教育政策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快乐地成长，不再背负沉重的学业压力。他们可以在课堂上畅所欲言，追求自己的梦想；他们可以在课余时间参加各种兴趣班，培养自己的特长；他们可以在周末和假期回家人们共度美好时光，全身心感受家庭的温暖。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那些年的努力和拼搏。正是有了那样的历练，我们才能更加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我们才能更加懂得感恩和付出。我们要让他们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回首过去，那些经历都成为了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我坚信，在繁荣昌盛的现在，我的女儿一定能够茁壮成长，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而我也会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女儿、为家庭、为国家不断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家界历史文化名人

桑植籍开国少将朱绍田小传

□向紫薇

朱绍田，土家族，湖南省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坪人。1929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1月，随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从桑植县出发，参加长征。

在土地革命时期，朱绍田曾任警卫班班长、警卫排排长、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创建、发展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多场战斗。其中，就有在桑植县城西部进行的南岔战斗。1929年6月底，驻扎在沅陵县的湘军独立十九师师长陈渠珍派遣向子云旅副团长周寒之带领1000余人逼进桑植县。中共湘鄂西前委领导经过反复计议，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7月初，周寒之率部从永顺县出发，经过永顺县碑里坪、水田坪、水井坝，向桑植县南岔渡前进。红四军指战员先让敌人渡过澧水，迫其背水作战，聚而歼之。周

寒之部分为三路，从水滩口、南岔渡、龚家嘴三处渡澧水向桑植县城推进。贺龙军长急命位于澧水东岸的第二团依托有利地形，且战且退。在红四军阻击下，敌人进军缓慢，进至吴家坡时，集结在桑植县城附近的红四军第一团、第四团和军部特务连从八斗溪西北高地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第一团从右翼向渡口进攻；第四团从左翼向龚家嘴进攻；担负诱敌深入的第三团转过头来向敌进攻。在红四军反击下，敌人被打得昏头转向，仓皇撤退。红四军指战员猛打猛冲，追到澧水河畔。敌人渡河不及，大部被歼，周寒之被击毙。南岔战斗，是红四军打得很成功的一次歼灭战。

湘鄂边游击队队长贺英1933年5月在鹤峰县太平区洞长湾被敌人枪杀，廖汉生立即给红三军军长贺龙写信，告知贺英、贺茂姑等人牺牲，派人将信送到鹤峰县麻水乡

岩坪军部的驻地。贺龙等人得知噩耗以后，悲痛万分。贺龙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力排夏曦阻挠，派遣军部警卫排排长朱绍田迅速赶到洞长湾接应游击队里幸存下来的人。5月8日，湘鄂边游击队副队长徐焕然在朱绍田接应下，带领廖汉生、萧庆云和向轩等人翻山越岭赶到麻水乡红岩坪。

在抗日战争时期，朱绍田曾担任八路军第120师3支队特务大队主任、冀中军区第6支队政委、晋绥军区第8军分区游击队政委、延安温家沟兵工厂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多次反扫荡战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朱绍田先后担任中原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独立第一旅副政委、晋绥军区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第十军分区副政委、第十旅政委、第一野战军十九师政委等职务。1949年12月，朱绍田率部跟随贺龙进军四川。在

行军途中，冒严寒，踏积雪，白天行军百余里，晚上露宿于峻岭峡谷之中。虽然条件艰苦，却意志坚强，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终于到达川陕交界的碧口，之后进取广元，直达川西金堂。1949年年底，率领第一野战军十九师随大军进入成都，投入解放大西南地区、改造起义部队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绍田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政委、解放军第50文化速成中学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朱绍田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朱绍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92年10月20日，朱绍田因病在北京逝世。



大地之秋 汤青 摄



民间采风

故乡记忆

□纪方亮

或许，人只有到了中年，才能体会到那淡淡的乡愁。乡愁是什么，就是挂念着故乡的山山水水，牵挂着故乡的一草一木。浅浅的乡愁，总是环绕着你，在不经意间走进你的梦里。

我的故乡所在，是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村西是山，村东是河，在雨季，潺潺的溪水从山上汇流而下，穿村而过，注入河中。那时的山与河，通过溪水，完成一年中少有的握手。

村西的山，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中的几个山头。正中的我们叫西山，南北两山分居两侧。南北两山突前，西山靠后，稳居中间。小时在南山家里分有田地，儿时常去农活；北山则是家里的祖坟所在，清明时常去祭拜；而西山，则是我们儿时游玩的天堂。

去西山，得先过西沟。这是一处被雨水冲刷而成的沟壑。幸得北方雨水没那么频繁，沟壑没有加深，反倒是沟下的土地，加以平整，都成了良田。

过了沟，先是处坡度平缓的沙砾地。此处被我唤作盆景园。这里多松树，且树矮小，树型各异。儿时自己矮小，又见此处多小树，自然是惺惺相惜，越发喜欢这里了。沙砾地被雨水冲刷得千沟万壑，幸有树根牢牢抓地，才让根系下的泥土不曾流失。很多处的根系都裸露在外，盘根错节，让人震撼于生命的力量。初中时曾因此所见，写了一篇《根中的联想》，被当做范文在班上传阅。

这处盆景园，是我们上山摘果、挖药材、捋槐花的必经之地。去时在这里游玩，回程在这里歇息。胶东半岛之山，多是丘陵。没有陡峭，尽是圆润。所以每次的攀

爬，都让人轻松惬意。常常在谈笑之间，已然站到了山顶之上。向北远眺，可以看到那个与天际线相接的海。海天一色，蔚为壮观。山下的村镇，红瓦白墙，整齐有序。山下的田野间，阡陌纵横，田地被各种庄稼划分了界限，一方一块，颜色分明。

春天上山多去看花。看那漫山遍野的苹果花、梨花，还有那些叫不上名的野花。春日里在山上走一走，花的清香，总是伴随左右。而秋日，则会被瓜果的香气所包围。山上多野果，却总归不如苹果梨子。偶尔会做贼一样偷摘个苹果藏于裤兜，却是山路一转，遇到果园的主人，他总是热情地摘下果子，每人分上几个。想想裤兜里还没捂热的果子，脸上红红的，像发烧一般。

村东的河，更是儿时玩耍的天堂。那时的河水，不疾不徐，清澈见底，一年之中都不曾断流。河不甚宽，河边多柳树。每年开春时孩子们自己做柳笛，全是取材于这里的柳树。河的两岸全是菜园，得益于河水浇灌。河边多沙地，村里人家盖房用沙，都直接从河边来取。这一来二去，河边就挖出了好几个小水潭。

那时的河道大半被绿油油的杂草绿蔓覆盖，缓缓的河水只占河道极小部分。河水里有小鱼小虾，夏日里，孩子们都提着罐头瓶在河里捉鱼，常常把河水搅得浑黄。洗衣的嫂子婶子们把孩子们骂到下游，可时间不长，为了追溯流而上的鱼，孩子们又跑到上游了。

河水太浅，夏天里的裸泳，则都是躲在河边柳树下的水潭里。这里，最深处是要没过头顶许多的。在这里游泳，总是要躲开大人的，

若被大人发现，则会一个个被揪着耳朵上岸，在黝黑的背上轻敲几下再发配回家。

这里总是不缺胆大的孩子，在水里泡会了狗刨，站在潭边高处练会了跳水。我从小就胆小，只站在潭边齐腰的水里，看他们玩耍。这里的景致，与后来所学的《小石潭记》很相似。学这篇古文时，联想到河边的水潭，很快就背会了。

每年的盛夏时分，到了汛期，河水一改往日的温柔。河水会将河道填满，水中还夹杂着树枝秸秆等杂物，总是浩浩荡荡向下游涌去。河水隆隆，发出很大的声响，离河很远就能听得到。河道里的绿植被河水冲刷着的身子都朝一个方向斜着，在河水中起伏起伏，抬不起它们那些杂乱的、毫无章法、乱成一团的头。

雨一停，河边站满的不但有孩子，更有大人。都在评论着雨势的大小，叹息着低洼地里的庄稼又遭了殃。有心急的壮汉，想着去河对岸的菜园里摘点菜，大着胆子要过河。刚走几步，被湍急的河水冲得一个趔趄，又赶紧往回走。岸上有人想去拉他一把，反倒是踩滑在岸边的草上，扎扎实实摔了一跤，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雨后，河水得过好几个日子才会渐渐变清。太阳又重新炙烤着大地，凑着河水多，孩子们都跑到河里游泳。常常乘兴游到邻村所在的上游，与邻村游泳的孩子发生口角，一时间一个村的孩子同仇敌忾，心齐得紧。有的回家呼兄喊弟，有的远远来劝。事态严重时，双方都向对方扔石子，河里便出现原始的野蛮人战争。路过的大人赶紧喝停战斗，驱散孩子们回家。见大人在旁，有些孩子嘴上的功夫更

厉害了，一边往回走，一边歪着头，叫嚣着挑衅。有的孩子因勇猛一战成名，让村里的孩子刮目相看，成了孩子王。

在河里玩耍，饿了就在河边的菜园里打秋风。刚长成的嫩黄瓜，红了一半的西红柿，七八分熟的西瓜，都成了孩子们的腹中之物。有的孩子，属保守型，知道自家园子什么熟了，熟门熟路，带着大伙儿去摘，常常惹得不知情的父母心里到处窝着火。

冬天时，河水结了冰，但冰层并不厚实，有大胆的孩子上去滑冰，常有把鞋弄湿的。冬天河边洗衣的大有人在，常把冰捣破，露出清清的河水来。母亲也常来洗衣，说河水里宽敞，衣服更容易洗净。问她冻手不，她总是说河水暖和着呢。其实每次洗完一大盆衣服，我看到她的双手都冻得通红。

如今的家乡，已大变了模样。南山建了热电厂，北山一侧修了公园，西山建了很多苗圃，山下高楼林立，修建了很多厂房。山下的小路，都已铺成了柏油马路。

村东的河上也修了座桥。人们来往河的两岸，再也不用涉水了。河对岸盖起了高高的居民楼，村里的人们，很多都搬进了楼房。前几年对河道进行了清淤，水清清的。这些日子，故乡走进了我的梦里。时过境迁，故乡改变了它的模样，但不管怎样改变，故乡终究是故乡。它的坐标不变，它的名字不变。

有时间，我一定要带儿子回故乡看看。带他看看故乡的山和水，让他知道，我们的根就在这里。